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蔡齊明

經濟類編卷三

明 馮琦馮瑗 撰

帝王類三

頌德 十一則

秦始皇帝登鄒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

泰成乃降尃惠親廵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登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賔服親廵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

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
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
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
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
奉遺詔永承重戒

登琅邪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
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

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
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
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
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
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
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

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

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
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
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
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
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
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

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恵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恵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

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齊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

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

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漢司馬相如封禪書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
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跡於西戎
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
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
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
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

原泉沕潏曼羡旁𣺒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闓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

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

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

其試哉逌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
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
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布濩之萬物熙熙懷
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
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
態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
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

我君與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黄龍興德
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
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喻以封
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
兢兢翼翼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
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揚雄劇秦美新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
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

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清
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
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
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
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
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
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
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

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礐闉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從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鶩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

殷湯周㬎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惱桀紂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巳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曾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黄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肖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絶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輶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

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内帀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盍受命日不

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内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恧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

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黄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賛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賛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縁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葢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

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

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内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湓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盖以膺當天之

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貫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爲奕乎千載豈不

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劭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迺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頣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内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

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貽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

樹若乃嘉穀靈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𩽾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葢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

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
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宣蔑清廟憚勑天乎伊考自
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
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
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之
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煇奮炎景
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

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晉陸雲盛德頌

臣陸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軒轅之叡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玄景詠生民之上略秦政肆虐漸釁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方肅雍寶命鑒民顧天思文叡聖以宅神器六合焱駕八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訪逸鹿於九野謀猷回遹天人匪祚乃薦斯國授漢于京是以先詔五緯章大素神母哀號厎命丹野九垓闢授命之符鈞

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沛掩四維以蓋天廓玄謨以闢宇華宫山藏玉堂海紬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飡納獻規之客玄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魚鲂是以四海之内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夷奔波闕廷思効死節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栖信布虎據豪雄淩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内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凌

河海河海無梁乃仆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項籍灰
分逋虜霧散遺冠雲徹泛之時雨以清天灑狂塵以肅地
缺二字轡於川輿球峻蓋於蒼昊功濟宇宙德被羣生天
人允嘉民神協愛歷數在身有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
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
圓丘巡萬乘於帝室率土離綦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
惠戎羌蠻夷之墟雕趾肅慎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
蓋天臨地自啟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

者也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
寵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遘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路經
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録聖功竊承陛下扶桑始照天
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即命舟人彌櫂水沚瞻
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所憑遠眺邇念感物
興哀終懷靡及俯心遐慕臣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
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之鑒寓目風塵之會揮戈前隊
待罪下軍抽鋒咸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

知所裁行役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肅將
言邁實銜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
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覲蕃狩五
服時邁王輅言巡兹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要恍惚愚
情振蕩靡寧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閶闔之情謹住
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
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
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

文王之容可觀永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勲茂
功超蹤在昔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揄揚者也臣
謹上盛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貢獻
狂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於皇
漢祖纂冑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栖列火精幽
光爰茲聖緒頹維弛綱靈曜熠爍隮景扶桑則天未墜
重規旻蒼其規伊何横乾作峻厥德不回矩地能順憑
河拓景襄岳殷韻龍章景偉虎質碩變有秦不競罔極

黔首震驚予師思處神主上帝曰咨天鑒有赫乃眷伊
漢此惟予宅明明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
仰鏡天文五緯同晷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
廣克遐威凌羣禁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
烝徒烝徒既和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
林朱旗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劒高吟元戎薄伐
時罔不龕凌波川潰肆野陸沈咸陽克殄既係秦后峩
峩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渙不式

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匪怒爰赫乘
釁席卷三夏嘽嘽戎軒蹻蹻秉馬燮伐强楚至于垓下
天誅溥曜暴籍授首區夏既混宇宙蒙乂肅肅帝居巍
巍神器有皇於登是臨天位黼文于裳組華于巘明明
天子有穆其容至止鏘鏘相惟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
宮頒此愷悌以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
大予舞功越裳委贄肅慎來王明明聖皇開國乘制分
圭祚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

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内幹武臣外闢澌澤冀

域沾被戎蠻連光大素萬載不刋

夏赫連勃勃刻石都南頌其功德　夫庸大德盛者必

建不刋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

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

沈溺鴻績侔于天地神功邁于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

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數四百賢辟相

承哲王繼軌徽猷冠于玄古高範焕乎疇昔而道無常
夷數或屯險王綮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于中天
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
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絙滄
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于崤函五德
革運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為爭奪之數而幽
朔謐爾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于下故能
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

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蹔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于千葉重光于萬祀履寒霜而逾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物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葢于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奸雄鼎峙之

秋羼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
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
三世之資喪魂于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敵
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桑服威刑彰于伐叛文
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
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啟
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
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

高隅隐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隂絶之狀固以遠邁于咸陽超美于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圃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欝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

士庶僉以為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于鄧林採繡石于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于露寢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棍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鵾之矯翼二序啟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凉殿崢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亟升

于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于外而内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葢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擬形以妙出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飭矣昔周宣考室而詠于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執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

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
弦刋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讃碩美俾皇風振于來
葉聖甫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
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
哲王繼軌光闡㣲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
暉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
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
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内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

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邑上壤地跨勝形㢋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嵳峩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

大計 四則

漢王設壇場具禮拜韓信大將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

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内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龎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冰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梁武帝時爾朱榮兵勢强盛魏朝憚之髙歡亡歸爾朱

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屛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别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孼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北魏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奸兵驕民困奸黨内熾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禮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歛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

情狀者頗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頗為鄉導民心旣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旣得江北則用

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髙平之敗力竭氣沮必能為邉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邉矣

世宗欣然納之

起兵 二則

隋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𤣥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弟右勳衛順德與右勳衛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太原素與世民有隙世民加意待之琮意乃安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

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又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偪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

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署賔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欵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

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國事日非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

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冦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説淵曰事已迫

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强宫監蓄積巨萬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突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坐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世鎧武士彠前勲衞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皆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

為宫監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

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静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

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忷忷思亂

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宫世民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

而盜賊竊據離宫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

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宫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

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内

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

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柴紹于長安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欲因晉祠

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宫之城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與晉陽府司馬劉正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於是斬威君雅以狗突厥大掠而去

楊素子玄感秉煬帝渡遼水征高麗謀起兵黎陽陰召

李密及弟玄挺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邊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必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人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褘告之先已固守

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玄感度河五戰直抵大陽門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玄感晝銳攻城樊子蓋隨方拒守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進屯邙山之陽會玄挺中流矢死軍稍郤屈突通引軍屯

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益復出兵大敗玄感軍玄感引軍西趣潼關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宫太守蔡王智積計縻玄感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追兵將至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攻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等追及之與十餘騎奔上洛自度不免謂弟積善曰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追兵執之

興復 四則

唐武后疾甚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

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彦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叅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彦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彦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彦範暉謁見密陳國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彦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

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謂崔玄暐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

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太子中宗復位

宋高宗時宗澤在襄陽聞黄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

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陜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
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冐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
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
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
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
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
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

賊屏息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
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徇廵幸澤又上疏言開
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懐忠
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
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
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别館
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
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

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

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㑹金人攻氾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宜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

參議軍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為巳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

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武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
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
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
率哭座下奉益王為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
王與擇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
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
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黄萬石
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

謀從萬石送款閩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絶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親征 三則

後周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

陛下能為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世宗發大梁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世宗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張

永德將禁兵衛世宗世宗介馬自臨陳督戰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覩我戰遂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

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徳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北漢主知世宗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袞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世宗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

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驅騤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

未決張永德侍側世宗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真宗時契丹㴱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

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侯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契丹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

當自追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後金陵亦

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掣其左

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

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讃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

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歳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

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高宗時金齊之兵日逼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沇與求復力賛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宫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𤫊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

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請軍建康後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愕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愕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愕之有先見也

廢立 五則

晉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

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

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

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霍光內不

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

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

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

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昬

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
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
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
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
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

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

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

社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議

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禄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賜君卿

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内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

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黄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内以為常獨夜設九賔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

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

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
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
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
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亡輔
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
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
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

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
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
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
齋宗正府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
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

梁冀忌質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李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皇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

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宫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

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詞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慴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

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宋寧宗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

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内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

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慼之昀入宮見后

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

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

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

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

後乃即位竑以為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

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賛呼百官拜賀竑不

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埀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内蓄羣姦指正為僞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勸進 四則

晉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上表勸進　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

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代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茍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昬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

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
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
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内純
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
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
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勲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

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旬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內

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觀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任昉百辟勸進今上牋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縉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

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慼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逄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

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

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

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為君子將使

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悉心重

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長安不守紀瞻王導入勸進帝不許瞻曰二帝失御宗

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

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

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諒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于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于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奸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

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改容及踐位拜侍中轉尚書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

晉王拜奉朝請周嵩上疏　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后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宫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

經濟類編卷三